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3 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12
(第 11 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1)

隐喻的认知语用研究

冯立新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是在具体语境下进行的,离开了语境,隐喻也就无从辨别和理解,因此隐喻的识别与理解要在认知语用学的框架下借助语境来推导话语喻义。文章试图通过对会话含义与关联理论的分析以期对隐喻做出合理解读。

关键词: 隐喻;认知语境;语用;会话含义;关联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202(2012)03 - 0145 - 05

一、引言

隐喻研究源远流长,继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亚里斯多德、昆体良(Quintillian)之后,海德格尔(M. Heidegger)、伽达默尔(H. Gadamer)、德里达(J. Derrida)、罗蒂(R. Rorty)、布莱克(M. Black)以及柯亨(T. Cohen)等学者都认为隐喻是哲学与修辞学的共同话题,他们也因此主要从修辞学的角度对隐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2。当代对隐喻研究影响最深远的莫属莱可夫(G. Lakoff)和约翰逊(M. Johnson)于 1980 年合著出版的划时代力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该书把语言就是隐喻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隐喻研究从此突破了修辞学所关心的隐喻形式和修辞效果的局限,延伸到了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等跨学科领域。传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语义的中心问题而不是语用问题,把隐喻看作一种修饰话语的修辞现象,脱离了与修辞学以外的联系,主要是从语言层面,大多是从修辞格的运用方面对隐喻展开的静态研究。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的结合开启了隐喻研究的新视角,给隐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始了在特定语境中对隐喻进行的解释与分析,形成了隐喻研究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向。

二、隐喻的认知

当代隐喻研究经历了词语层次——概念层次——思维层次的转移[1]1。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以及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的问世,Lakoff and Johnson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将隐喻研究从语言层面转向了揭示思维规律的层面[2]。隐喻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且还被广泛视为人类及其普遍的一种认知现象和思维方式。隐喻的认知研究由此成为了当前的显学。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思想都是隐喻性的,人类的思维及其概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隐喻性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3]6。隐喻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1]1,是人类思维的真实反映,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赖以生成的"基本方式,没有无所不在的隐喻就无法建立我们人类的概念体系,人类

收稿日期: 2012 - 01 - 26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9B39);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2007S027)

作者简介: 冯立新(1970—),男,湖北大冶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外语教学.

也就无从认识世界、理解世界。Burk 就曾说过,“只要我们命名一样东西、一个事件或一种经验,我们即把和那个名字相连的东西与所指联系,我们的注意力也因此而被引到相应的方向”[4]。

隐喻是人类概念系统的一部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是以比喻的方式进行思维和自我认知的。隐喻和语言不可分割,语言中的隐喻来自人的概念体系中的隐喻[5]。比喻性语言是比喻性思维方式的直接反应,大部分非比喻性语言也是以比喻性思维为依据的,不需要特殊的认知过程,隐喻不能看作是某种需要解释的“语言破格”或“背离常规”[6],而是语言本身的构成形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原理[4]。语言使用中的隐喻只是一种表层现象,真正起作用的是深藏在我们概念系统中的隐喻概念[7]16。

隐喻涉及不同的两类事物,隐喻的映射(mapping)具体描述了隐喻的工作机制,隐喻意义是源域事物的部分特征向目标域映射的结果,从而达到重新认识目标域特征的目的。这从 Martin Luther King 的著名演讲 I Have a Dream 中比比皆是的一些借助隐喻而得以具体化的抽象概念(如:“希望、束缚、隔离、歧视、贫穷、繁荣、正义、机会、自由”等)就可窥见一斑:beacon of hope, long night of captivity,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vast ocean of prosperity, the bank of justice, great vaults of opportunity, riches of freedom[4]。

人类的认知与语境密不可分。语境与认知主体互动,正如 van Dijk 所说“语境就在你的头脑里”(Context is right in your mind)[8]115,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离开了语境,隐喻也就无法理解。隐喻的识别和理解是以一定的语境为基础,是话语的字面意义与语境发生冲突时,透过语义冲突构建语义关联,发现二者的相似性,从而实现与语境相符的隐喻意义解读。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杏脸桃颊”、“玉肌雪肤”,语之烂熟者也,恽氏或恶其滥而未必以为“左”也。脱若参禅之“死在句下”,而想象女之脸颊真为桃杏,女之肌肤实等玉雪,则彼姝者子使非怪物即患恶疾耳。引彼喻此,杏软桃软而依然不失为人之脸颊,玉乎雪乎,而依然不失为人之肌肤[9]。

三、隐喻的语用

言语活动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和展示其内涵。正像陈望道先生在《文法简论》中所说,“语言对应情景的运用。”传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语义问题,隐喻是语义异常或语义破格。其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是语境之间的互相作用[10]。词、句子本身不能成为隐喻,是某一特殊的使用使它们成为了隐喻(It is not linguistic expressions themselves that are metaphors, but particular uses of them)[11]。隐喻更多的是属于语用范畴,而不是语义范畴,是对言语行为和具体语境的研究,是语言使用者根据具体语境来确认的。

语用学是“利用语境来推断意义的学问”[12],其目标之一是研究语言的显性语义和隐性含义是如何通过语境发生关系的。认知语境包括语言使用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工作记忆)和背景知识(知识结构)三个语用范畴[8]113-115。隐喻的语用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北美,从此开辟了隐喻研究的新视野。

(一)隐喻与会话含义理论

格莱斯(Grice)最早运用语用学来解释隐喻,他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被广泛视为理解自然语言的一种学说。根据他的会话含义理论,含义可以给语言事实提供一些其他理论所鞭长莫及的功能性解释。研究含义,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的语音、语法、语义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交际意义[8]45。Grice 认为,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人们的言语交际一般来说总是互相合

作的,言语双方默契配合,共同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合作原则是以康德的哲学四范畴为理论依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四条准则(maxim):质量(quality)准则、数量(quantity)准则、关系(relation)准则和方式(manner)准则[13]。

然而人们在实际交际过程中往往并非总是共同遵守合作原则的。Grice 认为遵守准则的话语产生的是一般性质的含义,而有意违反准则的交际产生的是特殊性质的含义。所谓"意会大于言传"(One can mean more than one says)往往是因为话语具有某些特殊性质。这也就体现了 Grice 合作原则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合作原则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不在于强调人们交际时一定要针对其准则如何去遵守和运用,而在于揭示说话者在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下,听话者如何根据字面意义和语境冲突推断出话语的真实含义。违反合作原则的话语同样也要根据合作原则来理解。交际过程中如果说话者表面上违反了合作原则,那么极其可能是故意的违反,听话者当然就不能按照常规通过字面意义的理解来获取话语意义,而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语境来领会说话者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交际意图,推导其话语表达的隐含意义。肯普森(Kempson)对格氏准则的解释是:如果说话人在遵守交际合作大原则的基础上违反了某条准则,而这种违反又能被听话人察觉到,且说话人又坚信听话人有类似察觉和理解话语的能力,那么说话人违反准则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一定的言外之意[14]。语用学家 Levinson 第一个明确提出合作原则可以作为识别隐喻的一个参照标准,并指出,根据 Grice 的会话含义理论,许多含有隐喻的句子都可以被看作是违反质量准则或相关准则的情况[15]。例如:

You a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

该句的字面意义令人费解,违反了"不要说你认为是虚假的话"这一质量准则,因为人不可能是"咖啡中的奶油"。一般来说言语交际过程中正常人的理性会话总会遵守合作原则而产生规约性的一般会话含义。可是在某些特定语境下,说话人却故意违反合作原则,并且认定受话者仍会按照正常人的理性会话过程,认定说话人应该遵守合作原则,据此进而揣摩说话人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真实意图,从而根据当时的语境推导出话语的特殊会话含义。此例中说话人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不难推出其常规意义之外的隐含意义:将听话人喻为咖啡伴侣,从而形象而又生动地传递了"你是精华"这一会话含义。

英语如此,汉语亦概莫能外,仅以电影《闪闪的红心》中白军与小英雄小冬子的一轮问答为例:

白军: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小冬子:杀猪的。

如果抛开电影的背景,小东子的回答显然既遵守合作原则又遵守相关准则。然而电影中小冬子的爸爸是打击白军的游击队队长,小冬子的回答与白军的问话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一点都不相关。而且还明显违反了"不要说你认为是虚假的话"这一质量准则。小冬子正是通过对相关准则和质量准则的故意违反,以传递出隐藏在语境中的言外之意:"猪"不是猪,而是白军。"杀猪的"含义也就不是"杀猪的",其言外之意因语境的深度而变得易于意会而且更加深刻了。

(二)隐喻与关联理论

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发展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将其四准则压缩成一条"关联"原则,并于 1986 年合著出版了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一书,首次提出了把认知与交际结合起来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把语用学研究引入到认知的轨道,标志着认知语用学的诞生。

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学的基石。根据关联理论,言语交际过程中人们不须刻意遵守某一准

则,不存在“合作”的问题,也不存在刻意违背原则的情况,说话者并非有意违反某条准则以使听者理解其话语意图。交际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是因为有一最佳的认知模式,即关联性。关联性是指:“当且仅当某一假设在一定语境中具有语境效应,则它在该语境中关联”[16]123。语境是交际双方彼此共有的前提和交际条件,语境效应是交际双方在理解过程中通过认知努力寻求最佳关联的结果。交际过程中人们总是朝着最佳关联性的方向努力的,人类认知过程中的信息加工和信息处理也总是力图以最小的加工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应。话语交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在话语与语境之间寻找一种与最大语境效应相吻合的最佳关联模式,由此对信息进行最优化的整合和处理,以期推断出说话人意欲传递的全部信息和话语意图。

关联理论将隐喻视为一种随意言谈(loose talk),是思维和语言的自然发展,隐喻语言与字面语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明确的界限,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遍使用的语言现象,是话语的一种间接表达形式。隐喻的使用是在关联原则的支配和制约下,说话者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为了选择不直接解释说话人思维话语的结果,是语言使用中某一极其普遍维度的创造性拓展,说话者只是尽量提供能让听者以寻求最佳关联的方式寻求到最佳关联的话语。对于最佳关联的追求驱使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其思想和意图给予诚信度不同的阐释。隐喻的理解是听者根据自身体验假定话语具备最佳关联的情况下,调动自身有关喻体的百科知识,构建隐含前提,寻求最大语境效应,推导语境意义得以实现的。例如:

The machine sitting at the desk was no longer a man;It was a busy New York broker.

该句晦涩,难以从其字面意义得到精确的理解,因为纽约经纪人(New York broker)不可能是机器,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着语义冲突。很显然,这一隐喻句表达的不是其字面意义。根据关联理论,只有在说话人明确他所传递的语境含义与关联原则保持一致时才能使其话语意义得到正确的理解。听话人要想清楚准确地把握话语的语境含义也只有在关联原则的支配下去寻求与关联原则相一致的解释。因此我们也只能在关联原则之下去寻找和发现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似性,以便对这一隐喻句得出合理的解读:这个纽约经纪人业务娴熟但毫无表情,压根就不像一个人,反倒更像一部机器。

我国古代诗词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该诗字面上貌似新婚妻子羞涩地问其丈夫自己的化妆是否时髦。其实诗人的本意并非如此。如何理解该诗作的言外之意?我们不妨借用关联理论加以解读。时下诗人正要参加科举考试,其时参加科考的士子有向名人行卷的风气,以期得以被介绍推荐给主考。通过语境假设进行关联推理并根据当时的背景知识,不难挖掘到“新媳妇见公婆前的忐忑”与“诗人参加科考前的担心”之间的最佳关联,从而寻求其相似性,得出与关联原则相一致的解释以理解诗作的语境含义:诗人以新妇喻自己,以新郎喻张水部,以公婆喻主考,在临近科考前夕担心自己不能金榜题名,特此献上诗作,征求张水部意见,想知道诗人自己的科考是否能符合主考的要求。这从该诗又题为《近试上张水部》便可得到很好的验证。张水部对诗作的言外之意当然心领神会,还回诗一首《酬朱庆馀》,明确肯定了朱庆馀的才艺,打消了她“入时无”的顾虑: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四、结语

隐喻是当代语言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语言学的各门各派都对隐喻有过或多或少的研究。比喻性语言与非比喻性语言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隐喻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盖人之所言多假于隐喻”,所有思想都是概念化的结果。隐喻意义是人们思维活动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客观世界和人的思维活动共同的产物。而人类的思维与认知活动总是在一定语境下进行的,因此隐喻本质上不是一种语义现象,而是一种语用现象。具体的隐喻意义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得到具体的确认。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是隐喻性地建构的,隐喻已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们的概念系统,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基本模式,决定着人们语言的运用。

参考文献:

[1] 徐盛桓. 修辞研究的认知视角[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2).

[2] 徐盛桓. 隐喻为什么可能[J]. 外语教学,2008,(2):2.

[3] LAKOFF G,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鞠玉梅. 伯克的隐喻观研究[J]. 当代修辞学,2010,(4):50.

[5] 赵艳芳. 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3):67.

[6] 林书武. 国外隐喻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1):15 - 16.

[7]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8]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45.

[9] 钱钟书. 管锥篇(第一卷)[M]. 北京:三联书店,2007:106.

[10]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94.

[11] ORTONY A. Some Psycholinguistic Aspects of Metaphor[M]. in Honeck and Hoffman (ed.),1980:73.

[12]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M]. Oxford: Blackwell, 1993:119.

[13]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M]// in Cole, P. and Morgan, J. L.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5:45.

[14] KEMPSON R. Presupposition and the Delimitation of Semantic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43.

[15] LEVINSON S. 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147 - 162.

[16]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86.

On Metaphor: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Approaches

FENG Li-x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Metaphor is not only a rhetorical device, but a thought pattern in a certain context. Cognitive context and pragmatics are the very important factors in ident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metapho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metaphor by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nd the relevance theory.

Key Words: metaphor; cognitive context; pragmatic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relevance